

石
匱
書
後
集

石齋書卷第十五

盧象昇列傳

盧象昇南直宜興人天啟壬戌進士授戶部主事司餉臨清有黃衫龐眉趨馬前曰公有劍骨出三十當奇貴然劍室露銜其能從吾養骨乎象昇謝遣之履道上雪絕跡再召之已去遷大名守開滑壞接晉豫盜窟匿影分部幾千人猝然焚劫散則仍歸各郡官兵不能詰象昇曰此

秦徵也。須斬其萌芽。身率材官騎士射陰識其
可用者四百人。伺元夕盜渠置酒高會。急趨擊
之。斷頭梨上。自是畿南偃息。抱鼓不驚。爰以邊
才擢大名兵備道時。為崇禎六年庚午。清兵入
都城之三年。秦寇蹂躪楚豫之六年。士馬萬糧
徵發。旁午民生嗷。守令坐誅。象昇益以兵計
自勵。賊入邢。依山為營。象昇直壓其壘門。扼岨
不敢出。刈我穀。象昇率三騎登摩天嶺。覘賊黑

蝎子數十騎驟至蝎子善射發三天一天貂領
毛墮一天中軍墮一天從象昇眉間過鏃眉有
血痕賊望似云眼駭曰盧公神人也不敢逼象
昇射殺二人而還賊宵遁甲戌鄭燬六邑奉命
撫節治在萬山中素稱閩鎮荒落不得比大
邑村堡北連宛雒西接漢南西南通巴蜀為盜
賊盤據要地象昇募土兵立山寨併村落設險
清野蹊隧埋火器觸機輒發即人有起邑而象

昇又晉楚撫矣烏林閔石泉囑康家坪獅子山
等提斬首五千級然失業之民所在累入賊勢
愈熾諸將叅游而下猶任力戰至總戎輒擁聲
伎輦金輿授驕蹇不奉法殺畧良人以冒功賞
川兵竟叛殺鄧玘中土蕭條矣賊忽闌入漢中
燒絕棧道大軍獨向楚蜀一面進討勢易撲滅
賊飢求撫督臣陳奇瑜漫許之修棧以渡賊出
愈不可制乙亥九月晉象昇兵部右侍郎總理

直隸河南山東四川等處軍務統閔遼兵賜尚
方劍便宜行事當是時尾賊追勦則道斃居中
策應則隅潰賊至始調兵、至始請餉往、後
機省直戡守之兵合計十萬月糜餉二十六萬
分之止得兵萬六七千衆寡飢飽劳逸分合之
數皆賊操其勝象昇刑牲祭告與大帥左良玉
祖寬楊世恩等漚酒為誓音儀慷慨衆皆踴躍
騎德黃路羅信剝承襄劇南陽剝汝雅首功數

千級賊氣稍阻南竄圍滁象昇星馳解之料賊必奔豫設兩伏再克初賊與官軍遇輒自殺婦女老弱以餌我得級足厚賞不窮追此戰賊號哭稱盧捨命云丙子東騎入古北口破昌鎮象昇督楚師入援著毒藥瘡騎四十日值東騎飽颺去未及戰也廷議復以象昇督宣大自遼瀋失事寧錦稱雄鎮榆關道險攻敵不敢犯宣大獨當其衝象昇至鍊精銳立軍令狀豫備戰援

督府自認戢兵七千宣鎮五千大同萬晉兵時
調靈陝未能成軍興屯鼓鑄設法精密秋獲餘
糧四百石象昇解任後道臣賀鼎即以屯鑄被
譖逮繫為三鎮置餉六十七萬鵠人泣露泥馬
嘶風僵仆屬望象昇草疏為卜哈二酋求開馬
市上為報可稍獲馬利以資贖乏象昇初欲守
開平故壘扼遼瀋之吭不果因條議各鎮兵馬
晝疆策應北騎由保蔚州犯金馬則雲扼於前

宣襲其後北騎由應朔渾源犯紫白則晉扼於
前雲襲其後北騎由忻代大原犯龍固則晉兵
會寧武鎮兵由間道扼于前而雲仍襲其後至
龍固紫白金馬等口亦如居庸形勢扼險於內
以俟外援北騎大勢盡趨于晉則督標鎮旅并
力合擊務使北騎進不能深入內地退不能回
犯宣疆邊外岔道迤西有大口趨石匣峪合河
口近地有支徑通蘆溝橋各增兵畫守人有回

志爲時樞臣揚嗣昌新從墨線起與象昇意不
協先是高平令侯弘文監軍入楚激昂有意氣
象昇擢象溟兵三千甫就道而象昇又調邊任
繼事者非其經手不爲措餉兵遂譁弘文論繁
象昇發憤上言行間用人要在英畧彼鷄飛驚
步顧惜升斗於緩急何當弘文解縣綬佩府佐
空街與土司將龍在田散私財募精甲八千推
牛裝劔不愛幣妻子以啖士一旦置之理使海

內懷奇負義者動色相戒首鼠百端賊何由平
邪顧錫臣官數級以贖弘文而嗣昌勿善也寧
督方一藻林揚持款議嗣昌陰主之象昇執言
講市不講賞許挿不許奴時北騎住營馬肺山
遣哨求成正與宣東西二協相對象昇親屯右
衛分師青邊羊房等堡將捕生勢北騎見有備
引去會詞臣黃道周力陳不可款者五嗣昌議
寢不行五月象昇聞訃奔喪得代去九月北騎

由墻嶺入薊督吳阿衡椒香戚龍侈兼何孟廚
設銀鑪百灶客至百餽咄嗟立辦以豪勇間倉
猝出師藏焉國人洵：仍命象昇督諸援師晉
大司馬陞見陳三可憂山陵國脉也通德二倉
國儲也腹地空虚國肺腑也臣枕戈待戰惟中
樞勿掣臣肘耳麻衣戰衿嗣昌益啣之閔寧帥
意不欲戰監臣高起潛朋挺扼象昇宣雲一旅
不盈萬兵力遂車北騎挾二馬或至三馬日行

百里不稅由易州走平山為一道由新城入河
間為一道其自涿鹿走定興者號最衆趙即多
土垣傍為冰堅甲櫓芻芟十邑凡誦數朝以之
則夕以墮耳象昇戰慶都斬馘百餘顧默念敵
深入鋒銳我兵自戰其地各內顧易潰須厚集
其陣伺敵饑飽疾力戰可以得志奉 旨切責
象昇遂分兵援平山率衆至保定決戰定撫張
其平閉關不設芻糧後女牆絕餉千金時商賈

道新村民歎駭持金無可糴買進軍藁城象昇
語監軍詞臣揚廷麟曰三日不食何以遇戎君
往恒商戰守訐至鉅鹿閱寧諸軍距舍五十里
象昇入荒祠據土凡作書檄之使來合戰不報
夜移舍上清源以遁象昇蹴諸軍屯賈莊陣師
篙水或請沮水為柵象昇曰吾故欲致之彎弓
馳馬直入敵營口裨將止之象昇揮劍擊其手
自辰至申敵獲百計小將揚進朝扶名酋一人

以來是夕象昇方拜流馳聞明日比騎數萬麀
至象昇力戰死之年三十一是役也敵衆我寡
若閔寧師從外來擊當決勝鎮帥虎大威揚國
柱懦猾戰不力祖寬稱健鬪有罪繫獄象昇疏
出之配以標卒象昇死而諸將皆潰圍以出無
殉者督府之極語餉主客也語將昆弟也以空
名彈壓其間政令不行國家宜彷徨鎮之意使
糧芟得自收放將士得自更置庶緩急足恃然

難言之矣。敗聞要人欲誣象昇不死，獲屍群譚嗣昌遣帳下督三人往驗信。駁杖裂膚，斷筋。其二人摸稜有俞姓者，原紫敗，詔人呼之。俞貂鼠仰首言曰：「盧公寔死，行間氣英，不腐必為神。我沒其節，則受鬼誅。寧人誅，卒杖斃。按臣仍駁驗，順德守于穎曰：『日者守臣在定州城門外洗泥土，抱其屍，左頤後胸刀痕深寸許，身中四箭，凝血猶漬麻衣。』」設祭哭，軍民兩泣。容誰欺乎？

事乃雪象昇不死北騎必不敢深入齊即深入
必不敢與守閔將吏市出其賞重伺敵饑飽疾
力戰是其志也象昇三賜尚方未曾戮一裨將
上命公卿各荐士一人象昇止荐教職冷曹世
以此譏之然愛詠弭謗其所遇時則然象昇有
十驥詠名千里雪五明驥玉頂赤桃花驄豹花
驄紫腦銀青燕色駒楮白菊花青理楚時親率
驍騎五百逐賊入南漳猝遇大賊戰敗追至沙

河濶五六丈策轡奮稍一躍而過卽五明驥也
昔周孝侯處投隙與主卒死于氏史氏言之有
餘恫焉盧司馬戰功半天下晉趙楚豫戶為尸
祝為庸臣齟齬以死憑吊先賢寧直古今人無
不相及而已乎事聞贈太子太保賜諡忠烈
石匱書曰本朝無總理官有之自盧忠烈始蓋
當時以流寇猖獗乃以洪承疇為制西北盧象
昇為制東南頗得要領倘能重以事權使二人

得究其用則中原千里亦何遂至陸沉耶無奈
邊事張皇臨期更換方用禦寇而又命巡邊手
忙足亂未免失之倉卒矣用違其才而使兩事
皆紊樞部之罪其可贖哉

石匱書卷第十六

流寇死戰諸臣列傳

有總論

岳武穆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則天下太平矣我思宗烈皇帝反其語曰文官愛錢不怕死武官怕死又愛錢蓋先帝真見其一朝人物凡為貪官污吏者刑法惕其前死亡徧其後毫不畏懼而利之所在性命以之此時雖有湯鑊在前彼亦且冰顏之矣則是文官愛錢不怕

石匱書

卷

流寇死戰諸臣列傳

一

死之說也 先帝深知時病切中膏肓如扁鵲
診脉料其必死則亦無物可以救藥之矣至如
武官好錢則更進于是文官攫錢如穿窬之盜
尚畏人知武官攫錢如鴟鵂之賊明使人見文
官愛錢尚畏官評武官愛錢直無王法過賊不
戰誰敢以畏縮罪之見物即取誰敢以貪橫繩
之怕死之言猶是盛世黜陟之爰書不怕死之
言反取為脫巾鼓譟之口實在 先帝時遂有

唐通白廣思左良玉輩乳虎餓鷹弱肉強食百姓遂有賊過如梳兵過如篦之語故寧可見賊不願見兵也 弘光登極四鎮橫行草菅多命史閣部職司彈壓見其暴虐亦敢怒而不敢言魯藩監國紹興方國安立四十八營兵號四十八萬蹂躪江東幾成泥醬打糧送劄慘不可言江上諸營即賢如王武寧張閣部亦不能盡除此習而鄭遵謙以螻螻怒臂亦思當轍虎踞小

豐拘囚餉戶城市村落搜括無遺遂使江米父
老有時日害喪之悲武官愛錢之禍一至於此
而崇禎時見賊則鳥獸散弘光時聞北兵渡河
四鎮具前途倒戈而錢唐衣帶水有數騎浴馬
江干所謂四十八營及武寧閣部義興諸藩鎮
梯山航海一闕而散靡有孑遺夫人誰不怕死
亦未見怕死者斯之甚也故凡見有賊至則嬰
城以守城破則巷戰以歿如周遇吉朱三樂之

華生為虎將死為國殤非古今為將之道哉視
彼秋蚊噬血吮膏可憎舉手一捏非糜則散猶
悻、然號于世曰吾將軍也清夜思之不直啞
然一咲哉

周遇吉字萃字遼東人錦州衛指揮使任山西
代州三關總鎮關賊至寧武關遣降將通融約
降以三日為限一日守令迎二日鄉紳迎三日
百姓迎男婦悉出城羅拜不如命者屠之融說

司道獻冊納款不奪其官諸人囁嚅不出一語
過吉唾其面曰咄汝以我為降將軍耶先斬爾
頭以為降賊者榜樣遂砍融頭開門出戰以大
砲擊賊殺傷數千人會火藥盡或言賊勢重且
與款過吉曰戰三日殺賊且萬若輩何怯耶能
勝之一軍盡為忠義萬一不支縛我以獻若輩
可無恙也於是開門奮擊殺賊又數千人賊懼
欲退或為賊謀曰我衆彼寡但使主客分明以

千擊一發不勝笑請去帽為識見戴帽者擊之
不數日可盡賊引兵迭戰脫帽以自別我兵大
敗遇吉闔室自焚揮短刀力鬪體被流矢如蝟
毛力盡見執不絕口磔罵於市遂屠武寧城自
成既殺遇吉歎曰使守將盡周將軍比吾亦安
能至此弘光贈少保謚忠武立廟祀之

尤世威榆林人崇禎初年為總兵官闖賊攻榆
林發數萬金招榆林諸宿將兵備副使都任集

諸宿將王世顯侯世祿侯拱極尤世威尤忠顯
及將士等問之曰若等守乎降乎各言效死無
二遂立世威為長主號令繕甲兵賊遣偽官說
三日不聽賊四面環攻城上強弩疊射更發大
砲擊之賊屍山積李自成大怒益發賊合圍之
諸將力戰殺賊一死者萬人賊攻益力以衝車
環城穴之城崩數十丈賊擁入城遂陷副使都
任闓室自經死世威縱火焚其家百口揮刀突

入陣力戰死之諸將各率所部巷戰殺賊千計
賊大至殺傷殆盡無一降者闔城婦女俱自盡
諸將死事者數百人揄林為天下勁兵處頻年
餉絕軍士飢困而殫義殉城志不少挫闔城男
子婦女無一人屈節辱身者自成遂屠揄林髻
寸不留

朱三樂西北人為總兵官鎮守宣府闔賊至揚
言降者不殺百姓萬餘人向棘門來告請獻

投降以救一城生命三樂堅執不肯據城死守
一日巡城指紅商大砲曰汝曾能發一砲我死
亦甘心衆不應三樂自起舉火兵民自後擊之
三樂憤甚拔佩刀自刎

李守鏢龍驤衛指揮使為居庸昌平總兵官闖
賊破居庸關守鏢提戈出曰吾不殺盡死賊誓
不出還衝入其陣抵死格鬪殺傷數百人為亂

賊所殺

馬岱山西人為總兵官守居庸關流寇至柳溝
柳溝天塹百人可守竟不設備總兵唐通太監
杜之秩迎降撫臣何謙偽死私遁岱勒馬馳至
其家先殺妻子後殺妾媵策馬至山海關與賊
死戰力竭死之

崔文榮山西人為武昌叅將獻賊將犯武昌議
撤江上兵嬰城守文榮曰守城不如守江守江
不如守漢磨盤煤炭諸洲淺不過馬腹縱之飛

渡而嬰城坐困非策也議者不從賊果送煤炭
洲而渡直逼城下文榮禦之小有斬獲賊攻武
勝門文榮率諸軍拒之多殺傷次日楚府新象
兵為賊內應開門迎賊文榮躍馬持矛大呼手
及三賊：圍住攢矛刺之洞腹死

劉忠嗣後衛人指揮同知英勇有志略聞寇氛
即留心城守及賊至城下力不能支忠嗣先令
妻女自縊仍登陴抗賊及破明叛將謝嘉福執

之索印於其宅忠嗣怒叱奪其刀手刃兩賊被
衆縛去遂肢解之

賀讚保定衛人京營副總兵生平以義俠聞父
總兵希臣征西被圍讚率壯士五十騎出入圍
中敵莫敢櫻涖京營常以忠義勵士卒寇入居
庸六大營皆安列城外望風投順讚獨率所部
迎擊於高粱橋賊僞勇亂射讚與馬俱死河之
上流

丁啓宗紫荆恭將賊撤到之日到處開門迎降
行牌紫荆取印啓宗憤然批其牌曰我只有平
寇印一顆再無別印遂迎戰於檜鴉驛力盡被
縛至死不屈衣盡裂盡其體曰我丁啓宗也

劉國能初名闖塌天與李自成同為賊事母至
孝母以其為賊不樂國能請自拔歸明乃詣豫
撫常道立投誠道立招撫之後尤良玉殺賊招
降射塌天李萬慶等賊四十餘人屢有戰功揚

嗣昌命國能守葉縣關賊破葉國能自刎死其妻先死其子方八歲關賊入城抱置膝上欲收養之不從自解所佩小刀亦刎死

王國昌陝西涇陽諸生少談兵每下榻讀書輒以器盛而末桴身傍以兩手磐插之令肌理堅健習梨為文得意時或起舞或一弄梨憤則狂叫躍起七八尺同學者言與為隣時流寇老回狃初起道梗嘗護巡撫李喬子歸應天過賊輒

敗之稱相公兵云蓋國昌行兵盛氣行陣每不
裹甲而弟祚昌沉細嘗佐國昌出止其輕戰故
所向無失久之賊大隊踵至國昌輕裘疾起提
五百步兵出諸壁不敢進國昌獨馳深入祚昌
促及遙呼莫進；必遇伏國昌不聽追二十餘
里果遇伏祚昌奮殺賊百餘人阻澤被圍賊益
至兄弟突圍出祚昌殿當追而國昌身不被甲
竟受一天洞脇不起道路嗟嘆曰此儒生死王

事者也

石匱書曰余讀離騷山鬼國殤與雲中君河伯
洛神同列九歌彼誠見豪人烈士戰死沙場無
定河邊之骨真與草木同香而古戰場之血化
為馬燐其光燄尚在也自闔獻跪梁莪冠大纛
開門迎賊者不知凡幾而世有閨室自焚挺戈
戰死如周遇吉尤世威諸君子者又皆一二不
讀書不識字之人為之則天下人亦何貴乎讀

不日書

身

書識字也哉

石匱書卷第十七

朱之馮衛景瑗蔡懋德列傳

朱之馮順天大興籍南直徐州人天啓乙丑進士初授戶部主事陞員外降江西布政司理問歷陞刑部郎中出僉事江西轉山東副使尋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贊理軍務甲申三月初一日昌平兵變都城戒嚴之馮遺書兵部金鉉矢以死殉且以弟與子見託李賊至榆

林屠戮最慘巡撫馮思孔被殺山西巡撫蔡懋
德殉城初二日至宣府宣府叛將白廣恩賂姜
瓌書約降監視太監杜勳緋袍八駟郊迎三十
里軍民聚謀藉之馮懸賞勞軍守城無一應
者三命之咸叩頭曰願中丞聽民納款之馮單
騎巡城見大砲曰汝曾試發之可殺賊數百雖
殺我亦無恨笑衆又不應之馮不得已自起燃
火兵民從後掣其手之馮乃奪士卒刀歛自刎而

門開賊入矣蓋李賊有令以兵迎者必屠故所
至無敢舉一虛礮云之馮被擒罵賊見磔時居
庸巡撫何謙城陷亦自殺弘光中贈之馮右都
御史謚忠壯

衛景瑗陝西韓城人天啓乙丑進士除河南府
推官執法不阿考授山西道御史劾閣臣周延
儒銓臣曾楚卿救工曹請科元朝論稱之巡按
真定丁父艱服闋補河南道御史巡太倉嚴革

陋規時樞臣楊嗣昌議加勅餉景瑗上疏言不
可弗聽給事中傅朝佑李汝璈疏劾首輔溫體
仁上怒下二人詔獄景瑗為訟寃會召對極言
二臣從國家起見願皇上赦出以作敢言之氣
忤旨左遷行人司正歷尚寶丞大理丞少卿壬
午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裁缺丁鑄
火器戢豪宗敬績甚著甲申二月賊李自成陷
太原督臣王繼謨望風遁賊至寧武鎮臣周遇

吉告急瑗趣大同鎮姜瓖提兵往救瓖持兩端
不行寧武陷遇吉死之三月一日賊至大同瓖
以城降執景瑗去見自成不屈據地坐大呼皇
上而哭自成曰忠臣也勿殺景瑗起以頭觸石
血淋漓賊拘之營中六日景瑗自經於海會寺
剋服南面哭稽首而絕延安推官顧咸正為之
誌曰綱目書劉公幹自經于金軍以為金不能
以威屈幹而幹自經云爾衛公有老母又當賊

方陽慕公不殺若可以無死而公持義堅決後
容自裁可不謂之得正矣乎若夫封疆之故蓋
難言之其時遣兵缺餉已八月而鎮臣內畔雖
有善者無如之何矣南京贈兵部尚書謚忠毅
蔡懋德蘇州崑山人萬曆己未進士任杭州推
官秩滿內召授儀曹郎出為江西督學已備兵
嘉湖策海寇劉香據溫失利必折入海豫遣偏
裨邀擊香果以三巨艦指鹽塔山見兵盛而退

巨寇屠阿丑流毒四省以計擒之其分守湖南
值湖賊竊發用計先後擒賊渠齊天王等四省
會勦懋德督率狼兵洗高紫兩源之寇凡九奏
捷音三年拮据八城晏然 烈皇帝知其才召
對稱旨擢僉都御史巡撫山西時叛寇警報疊
至悉力防禦壬午冬方扼守河上忽北師入口
即整旅勤王旋奉命扼防龍固至癸未夏方撤
防回省及秋而闖賊臨河笑拜疏南馳駐防蒲

澤會督師孫傳庭以數十萬衆敗于潼關三秦
尾解長河二千五百里之防山西獨當之懋德
南北策慮大慶夙陵兩挫賊鋒大將高傑領兵
入晉所在劫掠懋^德諭以大義約士卒以軍法幸
免譁叛至冬保德州告急馳歸省城守河道將
聞警奔潰平陽遂陷本欲自將往援爲宗紳士
民所尼留守太原忽奉旨革任聽勘或勸懋德
因此解任或移鎮候代懋德不可遂誓衆死守

賊馬步號五十萬懋德登陴禦賊殺傷甚衆裨
將朱孔訓牛勇戰死已而城東南角樓砲裂焚
毀風霾陡作對面莫辨懋德知事不可為草道
流藏衣幅間守門將張雄為賊內應賊遂入城
遂出遺疏授贊畫知縣賈士璋引佩刀欲自刎
為衆所奪中軍應時盛扶掖上馬欲衛之出城
懋德躍下馬曰吾封疆之臣應死封疆汝輩自
去遂至書院三立祠惟時盛相隨懋德南向自

縊軀輕氣未絕解鍘甲覆其身候氣絕亦自殺
文武将吏與同死者方伯朱忠等四十六人太
原破後四十日而京師陷懋德平生學道以品
望重于時然在封疆屢立戰功晉陽之不守蓋
天不祚明非人力之所能為也世之論者謂學
道儒生必不閑軍旅豈通論哉先是有隨州知
州王燾亦崑山人萬曆戊午舉人賊首八大王
合衆數萬圍隨州燾親冒矢石頗有斬獲後賊

衆益增闕廟守將王必用先挾家丁遁城遂陷
燾自縊死事在崇禎戊寅二月時朝廷咎其以
一死塞責故無卹典弘光時謚懋德忠襄隨州
亦得謚忠愍賜祠額曰復忠祀于鄉

石匱書曰闖賊自盟津渡河長驅直入真有前
途倒戈之勢使無二三忠烈點綴其間亦不成
其為世界矣自京師一破而天津以南絕不聞
封疆之臣有死封疆者則是三中丞之河獄日

星聚於半壁 烈帝有靈亦稍為吐氣矣

召遺書卷第十八

曹文詔賀人龍列傳

曹文詔陝西人崇禎初為山西副總兵四年正月叛賊王嘉胤渡河掠菜園溝文詔擊却之三月敗賊於栗園四月敗賊於河曲斬賊一千五百餘級獲兵械馬騾數千六月又敗賊於陽城獲王嘉胤斬之其黨復推王自用為首號曰紫金梁其黨自相名目有老回、八金剛闖王闖

將八大王掃地王闖塌天破甲錐邢紅狼亂世
王溫天玉顯道神鄉里人活地草等分為三十
六營七月總督楊鶴以玩寇下獄曹文詔等諸
將擊賊連敗之奔來北是役也合督府四鎮之
兵窮追半月先後數十戰賊敗潛遁山谷延安
慶陽千里內暫安焉十月賊黨黑煞神過天星
蝎子塊蔡金梁等數十部據中都洪承疇發官
軍攻圍兩月不下文詔與延綏巡撫張福臻空

遂克之五年賊寇寧塞洪總督逆鄜州間道疾
至慶陽文詔以臨洮兵至賀帝臣兵亦至會於
西澳夾擊之大小十餘戰追奔數十里斬首千
餘級以西澳之捷為流寇用兵以來戰功第一
賊既敗承疇與文詔先後盪平而鐵角城乃邊
盜藪却臨廢可天飛為官軍所敗獨行狼跳入
其伍耕牧鐵角城為持父計聞他盜盡平甚懼
承疇命文詔擊破之斬可天飛其二賊亦生得

就誅而西人自此得稍息矣六年五月進曹文
詔正總兵加都督同知是月連敗賊於忻代間
斬首千五級二月又敗賊於榆社時文詔屢捷
張應昌逗留不進紫金梁老回、等從榆社北
奔四月文詔又敗山西賊於陽城斬千餘級五
月夜襲賊於偏店賊走墮山谷者無算繇邯
鄲南走八年二月洪承疇次汝寧慮鳳陽賊再
入江北令文詔邀之應隨聞賊不敢渡四月承

疇率諸將自汝入秦檄文詔以師會承疇次靈
寶文詔自南陽至以商雒為賊藪令文詔出關
鄉直搗商雒自馳興安防其奔軼五月文詔夜
至五峪賊伏險以誘文詔擊敗之賊逃終南山
文詔追之至婆羅寨寇大至力竭自刎文詔敢
鬪前後殺賊萬計為賊所畏官軍聞之奪氣文
詔在鎮原殺賊與平涼兵偕徐如翰同事曾道
其勇敢善戰世所罕有一日賊據平涼山谷數

萬餘人莫敢近文詔提兵從城外過如翰於
城譙設酒款文詔曰賊徧山谷意在平涼將軍
可坐視不救乎文詔掀髯暢飲盡酒一斗許酌
一卮於席末曰我殺賊婦飲此酒當未寒乃上
馬呼麾下士直衝而上但聞嬾女兒釋蹄泣數
震山谷血光射天烈日慘澹賊皆奔潰追逐三
十里而返到城譙下馬浴血而立乃解甲取水
盥滌坐席復飲卮中酒果未寒也如翰言其雄

快雖古之名將未必遂能過之

賀人龍米脂人崇禎二年延安盜起人龍以諸生效用佐督撫討賊題授守備四年延綏巡撫洪承疇命人龍勞降者酒降者入謝伏兵斬三百二十人七年陝賊陷隴州人龍赴援大敗之賊先鋒高傑降於人龍人龍委以腹心所向必克八年陞副總兵十三年獻賊入蜀川撫卽搜春檄人龍至夔州人龍所統陝兵驍勇善戰而

多擁降丁思得總兵名號以統轄之掇春為請
於督師大學士楊嗣昌嗣昌許之為請於朝議
奪左良玉平賊將軍印以予人龍而良玉適有
瑯瑤山之捷為難遽動遂寢其事人龍鞅望益
跋扈不用命多縱軍士淫掠州縣苦之賊自
夔州山後抄掠檄人龍以奇兵攻尖山寨斬首
七百餘生擒自来帟等七十人奪甲仗馬騾七
算賊犯夔州人龍赴援賊聞四走人龍追至七

膏坎破其殿後兵直搗中堅斬首千二百俘六
百人次日又襲之於山谷賊驚潰斬首五百餘
級生擒賊渠掠山庠等十六人賊之精銳俱盡
人龍身經百戰士馬精強叛將刺賊多婦之人
龍推誠以待盡得其死力雖詔逮叛人亦匿之
勿與陝督傅宗龍汝寧之敗以人龍不救徑走
陳州益疑人龍陰與賊通乃密勅總督孫傳庭
圖人龍傳庭至陝檄召諸將於西安議軍事人

龍以兵來會傳庭大集諸將縛人龍坐之榻下而數之曰爾奉命入川討賊開縣謀歸猛帥以孤軍失利獻賊出桎職爾之絲爾為大帥遇寇先潰致秦督秦撫委命賊手一死不足塞責也因命斬之諸將莫不動色人龍死軍中大譁傳庭委曲諭旨以人龍部將高傑陳勇為總兵領中軍高汝利為副總兵簡三邊勁騎二萬餘分為二十隊悉授人龍大校李本深等為叅將以

領之衆心乃安遂振旅出關賊聞人龍死酌酒相慶曰賀風子死關中落吾手矣

石匱書曰自流寇跳梁以來一時稱善戰者有三將軍為左將軍良玉曹將軍文詒賀將軍人龍其勇氣則同而三人皆有大疵良玉以跋扈而失之縱文詒以整潔而失之輕人龍以踈盪而失之躁故以是成功亦以是受禍古之大將難得全才吾於三將軍益信之矣

石匱書卷第十九

陸夢龍列傳

陸夢龍字君谷號景毅浙江會稽人母馮氏夢
箕燈化為龍因以命名萬曆庚戌進士授刑部
主事淮撫李三才以盜用皇木反戌七商夢龍
改商戌其奴三才強辯出兩疏折之為天下
傳誦擬學事起少司寇張問連造司問處法夢
龍曰斬張差斃寺人法止矣少司寇竟以此結

案川貴總督以夢龍才請監點師轉徧沅道抵
貴陽督撫委點半點兵績獎投報嚴則彼此雁
以應十不二三稍急即譟夢龍張榜三日不至
則痛決其長一日至者七軍號三千夢龍令各
為聚魚貫集貢院往見督府還公案坐大門先
率一隊禁闕入者按名對冊驗疤瘡手指羅紋
時呼隊伍自相辨識點入貢院各兵待已覈者
出則更番應之貢院閉不得出第七隊高拱北

兵號四百五十五人再覈之寔止五人遂斬拱北徧各營清冑可萬人後委轉餉夢龍至清平晝夜立甚雨中轉輸得三萬石清其盜匿及乾沒者千五百金選伍督府稱其能賊犯普定巡方撤監軍議率夢龍止虜書紀管夫十人往巡方見即命渡河覘賊以總戎黃越兵三千與俱曉發霧天作不辨人馬詢者云滿路俱賊夢龍登蔣義寨小山四視顧將佐曰日旋高霧

旋薄使賊見我虛實則我危矣命士下擊賊黃
越兵無應者夢龍不言不下山擊賊：騁而上
立盡矢乃麾部將王偉立簿吳家相率部正國
等八人再呼黃越帳下見郭千勛林汝弘二人
共擊賊：望山上十騎馳下即飲入砦且將奔
而後騎無至者夢龍與僕二人胥一人入喊馳
而下命將士助喊噪不能出聲象相望見呼曰
賊如綿羊易殺耳願數騎不足願益濟師夢龍

復登山下馬砍士使前連砍四五人始拔寨起
賊乃不潰以首功獻者無算嗣是威名日著丙
寅三山苗叛思州告急夢龍即率中軍吳家相
及部下壯士二十九人連騎抵思州見太守胡
抃問曰聞君設獅子哨於苗中果否太守曰有
之曰此去哨幾里曰四十里哨去賊巢幾里曰
二十里監軍曰毋駐策馬即往四鼓至哨：長
向騰龍迎至語曰吾將搗巢騰龍大驚曰二百

年來兩集黔楚兵：且數萬俱持久糧盡罷去
令寥：數人何言搖巢監軍曰吾意決若但司
導騰龍且泣且止曰其不敢擔監軍曰吾豈望
若擔耶叱將士及哨兵上咸失色監軍手令旗
授家相曰將士有不進者自後砍之乃請飯而
行監軍曰破賊會食請將士錯愕曰將主孟浪
中軍亦孟浪吾屬無噍類矣監軍攀鞍上馬即
行過賈角山：下臨險峻石則叢筍亞生左途

徑尺而破浮若劫灰馬陷繼以步援而上人皆
牛喘荆棘叢蔓衣靴綻裂渡兩谿溺一人更進
又有歟亘之臨崖難下吳家相請監軍止此而
家相率兵入監軍曰汝入豈復有從汝者乎跌
足涉谿遂上嶺家相見賊甚衆勢不敵乃趨入
巢奪其鼓亂搥曰陸監軍大兵至矣賊驚不及
持刀弩亂奔家相舉火盡燒其巢而出報功督
府以二十九人名上奉旨紀錄丁卯入粵關諸

司糾監軍建魏瑞祠夢龍曰鏡吾名不與巡方
強之遂于十五日明遠接飲罷佯中風行庚午
丁內艱服闋起充東道署東平篆以奇兵築破
東平巨盜手刃渠魁陳善等數人賊奔曹濮充
西悉平東平城圮夢龍議築父老曰當先築堤
夢龍曰堤亦築城亦築父老竊笑之曰何從得
費夢龍率後百人身先版築無不伐河柳無石
取和尚林之壘為鍵堤完城築東人稱神亡何

調陝西固原道與督師洪承疇為同舍郎頗倚
重流賊自豫入秦甲戌五月犯固原六月犯秦
州七月入靜寧州夢龍督師堵截具棗城遁去
至八月犯綏德非夢龍所轄地聞報大怒曰毛
賊敢跳梁若此引兵疾馳得偵報賊營老虎潭
僅千人夢龍檄別將賀奇勛石崇德為犄角而
身率三百人疾窺老虎潭而賊已三四萬矢夢
龍欲趨高稍自固待所檄兵而賊伏發矢梁交

下有卒大呼且走夢龍立斬之倉卒命發炮
炸自擊賊亦乘勢蝟集團數匝賀石兩將破圍
入皆戰死夢龍大呼馳驟賊圍手刃數賊遂遇
害此崇禎七年八月朔也越三日得遺屍于戰
場面中刀一髮際中刀四頸中矢一右臂中矢
二鐵俱入骨兩流血淨面貌如生嚙齒穿齦猶
有怒色洪督師以夢龍越境輕敵不肯叙題相
持久之疏入御批陸夢龍越境殺賊忠烈可嘉

依部覆贈太僕寺卿子廕給祭墓

石匱書曰陸太僕居平頗自負好談兵未免傷
於果敢蓋其性則有然也曾見其於萬曆戊午
後允死難者俱作一小傳中有駁語曰某言拒
敵死驗其傷皆肩背則是逃也非拒也及觀太
僕受創皆在頭面則是於生死之際尚不肯少
食其言太僕之果敢其英靈亦可畏也夫